

讀古醫書隨筆

李今庸著



人民卫生



读古医书随笔

李今庸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k85/15.

读古医书随笔

李今庸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北京顺义寺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43%印张 119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6,800

统一书号：14048·4576 定价：0.82元

〔科技新书目 65 — 63 〕

序　　言

中医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是数千年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它包含着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早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它已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内容丰富多采，思想方法正确，具有着东方医学的特点，且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得到了长期检验和不断发展。它实较世界各民族医学为优。在埃及古医学、印度古医学均早已灭绝的今天，它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我国能够历数千年而未绝，这绝不是偶然的。

中医学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在历史上对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过保证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赖以维护健康、增进年寿的重要条件，而且对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也作出过应有的贡献，并还将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遗憾的是，它的宝贵内容，特别是它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一直被一些人所不理解，长期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在人类的保健事业上没有很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近些年来，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学术的科学内容，将逐渐被现代科学所阐明，有不少在西医学里尚无很好办法治疗的疾病被治愈，从而引起了我国多个学科的一些现代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也越来越被国外医学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我们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对中医学术进行认真继承，积极整理，努力发扬，以使其在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据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特点，继承、整理、发扬中医学术，必须对中医典籍进行研究。然中医典籍十分丰富，涉及的时代上下几千年。我们知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这就规定了一定历史时期里的文

化艺术（包括语言文字），就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因而要求我们研究任何一部中医典籍、或研究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里的任何一个内容时，都应当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里去认识，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指导下，以中医学知识为基础，运用训诂学和校勘学的知识和方法进行探讨。

汉、唐以前成书的中医古典著作，因其写作时间较早，年代久远，文字义训多演变，且其内容又多讹误脱简，以致人们难以卒读，幸有一些古代医学家对其中部分著作作过注释。但这些注释却以明、清之时者为多，而我国自宋代以来，不少学者都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没有考据学知识，治学态度欠严谨，立说著书多不受证据的约束，这在注释古典著作上就无法避免“想当然”之处，学术上实难做到实事求是，正确论述。清代乾、嘉年间出现的一个考据学派，在文字训诂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给研究中医古典著作带来了有利条件。然这个条件却长期以来没有被医学家们所利用，故直到今天，仍然有对中医古典著作随意解说者。中医古典著作一些内容的愈解愈纷，卒无一是，对发扬中医学术是有不利影响的。

我在长时间从事中医学术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中医古典著作在中医学术里的重要地位；深刻地体会到在继承、整理、发扬中医学术的今天，研究中医古典著作的必要性；深刻地体会到在研究中医古典著作中运用考据学的知识和方法的实际意义。多年来，我在阅读中医古典著作时，每遇疑难处，则记录之，进而研究之，考证之，心中清晰则笔之以为文而系统阐述之，有可能时则发表以和全国学术界共同讨论之。拙文发表后，受到了多数同志的称赞。现在根据读者要求，将我在阅读中医古典著作过程中所写的各篇拙文，加以整理并略作修改，汇集成册，题之曰《读古医书随笔》，付之剞劂，公诸同好。本书的刊行，我固然冀求它的内容能够对中医古典著作的研究起到一点裨益，然我尤其希望它能够在研究中医古典著作的方法上发挥一点参考作用。但是由于我读书太少，知识不广，医学水平有限，考据学方法掌握不够，这本书中一定存在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

宝贵意见，以便将来修改，是所至盼！

笔者1983年元旦前夕

写于湖北中医学院

目 录

序言	[2]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考	1
《黄帝内经》的学习方法	8
《黄帝内经》析疑三十三则	17
《素问》“运气七篇”成书年代考	70
《素问》“女子七七”、“男子八八”解	72
《灵枢》“脉行之逆顺”疏义	73
试论《黄帝素问直解》	79
《难经》成书年代考	83
《难经》析疑一则	86
论《金匱要略》一书的形成	87
《金匱要略》的学习方法	91
《金匱要略》析疑七则	97
《金匱要略》中“天雄散”考	111
“甘草粉蜜汤”方中之“粉”辨疑	113
论《金匱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篇题	119
一点商榷	122
《伤寒论》句读一则	124
从我国古代对妊娠正常胎位的认识谈到祖国医学的	
护养胎孕	125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中“胠积”一病考	129
“侍羸”疏	131
读史小识	133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考

《黄帝内经》一书，一般学者认为它包括现在流传的《素问》和《灵枢》两部书在内。为了弄清祖国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背景，为了弄清我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情况，有必要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及其成书地点加以稽考。以前，人们总是说《黄帝内经》的成书，不是出于一人一时之手。这种笼统的说法，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

诚然，现存《黄帝内经》的内容，不是一个时期的产物，如《灵枢·阴阳系日月》、《素问·脉解篇》等就是西汉太初以后的作品，所谓《素问》“运气七篇”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就是东汉建武以后的作品，但在这些内容还未补上去以前，我认为《黄帝内经》已经是以一部《黄帝内经》的形式而存在，它一出世就具备了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它并不是补充上去了这些内容才成书的，也不是各个不同时代的各个医学小册子被人一天把它合在一起成书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内容来考证它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

《黄帝内经》成书的确凿年代现在是无法考证的。然我们从大量的古代文献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查出它成书的大致时间来。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后期，成书地点可能在秦国。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上限

(一)《素问·著至教论》说：“足以治群僚，不足至（治）侯王”，《素问·疏五过论》说：“封君败伤，及欲侯王”。考“侯王”一词，亦见于《老子》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七章，当是战国期间诸侯王出现以后的事情。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过：

“此书（指《素问》）有‘失侯失王’之语，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

（二）《素问·疏五过论》中论述了“脱营”和“失精”之证，记载了“封君败伤”，“暴乐暴苦，始乐后苦”，“故贵脱势”，“始富后贫”等，这是社会急剧变革的一种反映，当和上面“失侯王”之事紧密相联在一起。正因为“失侯王”，“封君败伤”，“故贵脱势”，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就“始富”而“后贫”，因而导致情志上的“始乐”而“后苦”。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急剧降落，情志久久怫郁不解，从而发生“脱营”、“失精”之证。“脱营”、“失精”之证被总结出来而反映在《黄帝内经》里，表明了当时不少人患此病证，从而反映了这是社会急剧变革的产物。

（三）《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当时的许多人都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以至其年“半百而衰”，发生身体早期衰老，甚或缩短寿命而早死。这正是社会变革时期没落阶级悲观失望以享乐自慰的一种思想反映，《史记·魏公子列传》所载，信陵君魏公子无忌“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人。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就是其例。

（四）《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这里以一个国王的语气讲到“收其租税”，显然是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在全国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才有的事。

（五）《黄帝内经》认为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精”，如《素问·金匱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灵枢·决气》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精气充足和畅流，则人就轻劲多力；精气消绝，则人就要失去生命活动而死亡。然古代“精气学说”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宋钘、尹文学派倡导的，它说：“凡物之精，比（原作“此”，误，今改）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见《管子·内业》。据《十批判书》谓此篇乃宋、尹学派作品），提出了具有流动性质的细微物质的精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根本要素。《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篇》认为“这一

派的唯物主义学说，和当时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

(六)《灵枢·玉版》记载：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余闻之则为不仁，然愿闻其道，弗行于人”。这里“不仁”一词的含义，和后面《灵枢·刺节真邪》中“卫气不行，则为不仁”、《素问·痹论》中“皮肤不营，故为不仁”的“肌肤不知寒热痛痒”的“不仁”一词是不同的。这是一种“仁术”思想的反映。这种所谓“仁术”思想，是战国时期孟轲倡导的。孟轲在《孟子·公孙丑上》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梁惠王上》说过：“……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表明《黄帝内经》受到过孟轲“仁术”思想的影响。

(七)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阐明着事物对立统一规律，阐明着事物的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它是我国古代的两个不同的哲学派别，根据《史记》中“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和“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的记载，说明齐国稷下学宫的邹衍才把二者合家的。然在《黄帝内经》里，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普遍是被合用的，并且阴阳五行还和精气学说连在一起使用而合成一家了。

(八)《灵枢·邪气藏腑病形》说：“邪气之中人也高”(原作“高也”，误，今据《太素·邪中》文改)，《灵枢·官能》说：“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灵枢·大惑论》说：“卫气之留于阳也久”等等，为战国后期的文句，观《墨子研究论文集·墨子要略·墨辩》所载“《经说》上下篇，墨子后学所作。……作者时代，以篇中文字学说考之，似在墨子后百有余年。……《经说》下篇‘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句，为‘之’字倒装句，与《大取篇》‘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句法同”，而《大取》一篇……若以其论辩入微言之，或在《经说》作者之后也。”等文，可以借证。

上述第一、二、三、四等点，说明了《黄帝内经》的成书，正当我国古代社会发生急剧变革，且新兴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在

其国内全面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时候。考我国古代奴隶制发生全面崩溃，新兴的封建制蓬勃兴起的时候，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说明了《黄帝内经》之书是在战国时代写成的。

战国时代的上限没有固定的标准，我们现在姑以公元前476年（春秋时代的结束）为起点，下迄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止，共计二百五十五年。如果我们机械地按年数分为前、中、后三期，则每期为八十五年。《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那一期，上述第五点谈到《黄帝内经》与宋、尹学派的关系，第六点谈到《黄帝内经》与孟轲“仁术思想”的关系，第七点谈到《黄帝内经》与邹衍思想的关系。考宋、尹学派的宋钘稍长于孟轲，尹文稍晚于孟轲，而孟轲出生于公元前372年或371年，在公元前342～324年之间在齐国首都临淄见齐宣王时始倡导这种所谓“仁术”的，上述第六点谈到《黄帝内经》中有“仁术思想”的反映，它的成书当然就只会在孟轲倡导所谓“仁术”之后的时间了。上述第七点谈到《黄帝内经》与邹衍思想的关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后孟子”，《盐铁论·论儒》载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他还在公元前298～251之间到赵国见过平原君，并与平原君门客公孙龙进行过辩论，《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合用，这就只能在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论”，“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之后的时间里，据上述第八点所谈《黄帝内经》中的某些文句，则《黄帝内经》的成书当在战国后期。从而表明了《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时间上限，是在战国后期。

二、《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下限

（一）《黄帝内经》中的许多篇章，如《素问·藏气法时论》、《灵枢·病传》等篇记时均用“夜半”、“平旦”、“日出”、“日入”、“日中”、“日昳”、“下晡”、“早晡”、“日西”、“大晨”、“早食”、“晏食”、“人定”、“黄昏”、“台夜”（台，原误为“合”，今改。台，读“始”）、“鸡鸣”等，而不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

地支”。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谓“古不以地支名时”，并以此认为《素问》一书“当是秦人作”。

(二)《黄帝内经》一书中，有几篇都提到了“万民”一词，如《素问·疏五过论》说：“为万民式”，“为万民副”，《灵枢·营卫生会》说：“万民皆卧”，《灵枢·岁露论》说：“万民懈惰而皆中于虚风，故万民多病”等。然东汉年间的郑玄，在注释《孝经·天子章》和《礼记·内则》中均谓“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据此，则《黄帝内经》成书当在秦灭六国之前。虽然“万民”一词，后来也沿用，但《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载“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之文，把“万民”和“百姓”对举，《灵枢·师传》说：“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把“百姓”和“人民”对举，这就不会是后来的事情。考《尚书·尧典》说：“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氏传：“百姓”，“百官”。《国语·周语中》说：“以备百姓兆民之用”，韦昭注：“百姓，百官有世功者。”郭沫若同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中说：“庶民和百姓，在当时是有分别的。百姓是贵族，又叫作‘君子’。”这里“百姓”一词，与“万民”一词对举，与“人民”一词对举，它就不是指的一般所谓“普通老百姓”的“百姓”，而是指的“百官”，指的“贵族”了。这当然就是较早的了。

根据上述两点，《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时间下限，当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从而说明了《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为战国后期。

三、《黄帝内经》的成书地点

上文论述了《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下面再来探讨一下《黄帝内经》的成书地点问题。这里首先需要寻找《黄帝内经》的内容与战国时代的一些国家联系的线索。

(一)《灵枢·本神》说：“实则喘喝，胸盈仰息”。盈，原作“凭”，后人改作“盈”，《甲乙经》卷一第一、《太素》卷六首篇、《脉经》卷六第七、《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七第一及王冰《素问·调经论》注引《针经》文均作“凭”，可证。凭，乃楚地方言，

《楚辞·离骚》说：“凭不厭乎求索”，一本作“冯不厌乎求索”，王逸注说：“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马茂元注说：“冯，古音旁，满也。作副词用。楚地方言。一本作‘凭’。”杨雄《方言》卷二说：“冯，怒也。楚曰冯”。怒亦有胸中愤满之义，故杨雄说“楚人谓怒曰冯”。是“凭”乃“楚地之方言”也。

(二)《素问·五脏别论》说：“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这里提到了“方士”。方士者流，是为秦始皇而求“不死之药”的，产生于燕、齐一带。

(三)《素问·宝命全形论》说：“黔首共饮（饮，原误为馀，今据《太素·知针石》改）食”。据《史记·六国年表》载，秦用法令规定“命民曰‘黔首’”，是在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二年，即始皇二十七年。然所谓“岁在涒滩”的秦始皇八年时成书的《吕氏春秋》，已多次使用了“黔首”一词，如《仲夏纪·大乐》说：“故能以一听政者……说黔首”，《孝行览·慎人》说：“事利黔首”等等，说明在秦始皇没有“更名民曰‘黔首’”，也没有统一中国以前，秦国即已习用“黔首”这一词了。

(四)《素问·五藏生成论》说：“徇蒙招尤……”。尤，可假借为“犹”，见于鬯《香草续校书·吕氏春秋·本味览》。故这里“徇蒙招尤”的“尤”字，当是“犹”字的假借。所谓“徇蒙招尤”，就是“徇蒙招犹”，而“犹”字乃是“摇”字之误。《礼记·檀弓下》说：“咏斯犹”，郑玄注说：“犹当为摇，声之误也。摇，谓身动摇也，秦人犹、摇声相近。”《礼记》“摇”因秦声误为“犹”，《素问》这里则当是“摇”因秦声误为“犹”而后又假借为“尤”的，所以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四第四引用此句即直接改为“徇蒙招摇”。“摇”既因秦声而致误，则《黄帝内经》一书的写成，当与秦国有关。

(五)《春秋·左成十年传》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春秋·左昭元年传》说：“晋侯求医于秦，秦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

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尸子》卷下说：“有医竘者，秦之良医也，为宣王割痔，为惠王疗痔，皆愈。张子之背肿，命竘治之，谓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割焉。’治之遂愈。”这里所说的医缓、医和、医竘，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良医，不仅对疾病的诊断准确，很有临床经验，而且还有一套医学理论，所以《韩非子·林下》有“秦医虽善除”之语，也无怪乎我国素有“秦多良医”的说法。

《黄帝内经》是一部集体写作，是各地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的总结。进行这项工作的地点似乎只能在秦国。上述第一点虽然为楚地方言，表明了《黄帝内经》与楚国关系，但楚国在战国时期，已由春秋时期的争霸中原而转为衰弱了，特别在战国后半期，更是丧地辱国，几经迁都，不可能从事医学整理而写出《黄帝内经》来的；上述第二点谈到“方士”，表明《黄帝内经》与齐国有关，根据《史记》所载，齐国在威、宣之世，由于政治上的改革和军事上的胜利，曾做到了“诸侯东朝于齐”（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设立了一个“稷门学宫”，以招天下学者会于齐都，而创立精气学说的宋钘、尹文和把阴阳、五行二者合为一家的邹衍，都曾游学于齐之稷门学宫，但齐国在战国后期已是江河日下，似亦不大可能进行《黄帝内经》这样巨大的医学整理工作，至于燕、韩、赵等国当时更是没有这种整理的可能；然上述第三点谈到“黔首”一词，第四点谈到“摇因秦声之误”，表明《黄帝内经》与秦国有关，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五点谈到“秦医善除”、“秦多良医”，使秦国具有较好的医学基础。秦国自商鞅“变法修刑”，实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以后，“山东之民，无不西者”（见《商子·来民》），东方诸国的人士都到秦国，扁鹊由渤海“过邯郸”，“过洛阳”而“入咸阳”（见《史记·扁鹊仓公列

传》), 表明了各国医学家也都到秦国, 这就为各地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的交流及总结整理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因而也就只有在秦国, 才有可能写出《黄帝内经》这样的医学巨著来。在先秦诸子著作中, 只有在秦国写成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记述的医学内容最多, 也可以作为《黄帝内经》成书于秦国的一个佐证。

总之,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后期, 而在秦国写成的。

《黄帝内经》的学习方法

《黄帝内经》一书(以下简称《内经》), 包括现今流传的《素问》、《灵枢》两个部分, 共有一百六十二篇(现佚七十二、七十三两篇, 存一百六十篇), 为我国现存的一部较古的医学著作。据我近年来的考证, 它成书于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的后期, 在秦汉年间又有一些补充。

在《内经》一书里, 有着非常丰富而又宝贵的医学内容, 它论述了祖国医学有关人体解剖、生理、病理、发病、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等诸方面的基本理论, 它记述了祖国医学的“伤寒”、“温病”、“疟疾”、“咳嗽”、“湿病”、“霍乱”、“肠澼”、“飧泄”、“肺肿”、“呕吐”、“癃闭”、“遗溺”、“癰疝”、“脾瘅”、“胆瘅”、“劳风”、“癫痫”、“怒狂”、“鼓胀”、“喉痹”、“鼻渊”、“溢饮”、“伏梁”、“眩冒”、“血枯”、“石瘕”、“肠覃”、“痹证”、“痿证”、“厥证”、“失精”、“脱营”、“失眠”、“鼽衄”、“心痛”、“肉痉”、“食瘅”、“解体”、“疠风”、“偏枯”、“风痱”、“鼠瘘”、“痈疽”、“痔疾”、“尸蹶”、“疝瘕”、“隐轸”、“浸淫疮”、“消渴”、“消瘅”等等各种疾病和有关治疗其各种疾病的砭石、针法、灸焫、汤液、汤药、药酒、丸剂、必齐、膏法、浴法、熨法、熏蒸、薄贴、按摩、导引、行气以及手术切除等方法, 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为了生存、为了卫护健康, 而与疾病作斗争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 它为后世的医学发展, 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推动了祖国医学的前进。两千多年来, 祖国医学在医疗技术和医学理论方面, 出现了不少新的

成就和学派，从理论体系上来讲，都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今天，为了很好掌握祖国医学基本理论，为了给学习祖国医学其它古书打好基础，为了挖掘《内经》中的医学宝藏，为了进一步发展祖国医学，《内经》就成了我们每个有志于发掘祖国医学宝库而修习祖国医学者的必读之书。然学习《内经》，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和正确的态度，必须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实事求是，才有可能把《内经》学好。如果对《内经》抱有错误看法，缺乏学好《内经》的要求；或者在学习中自以为是，不懂装懂；或者在学习中囫囵吞枣，简单从事；或者在学习中不下功夫，见难而退，这都是无法学好《内经》的。这里我就谈谈对《内经》的几个具体学习方法。

一、忠实《内经》原文

学习《内经》，首先要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指导下，正确地对待《内经》，忠实于《内经》原文，努力探求出它的本义，不能够也不应该用其它任何态度来代替这一点。学习《内经》的目的，原是为了继承发扬这份宝贵文化，为了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只有忠实于《内经》原文，揭露出它自己的本来面貌，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正确地认识它、掌握它和利用它。因此，在对《内经》学习的过程中，自当以《内经》原文为主，参以历代《内经》注家对《内经》之书的注释，并适当地运用一些校勘方法和训诂学知识。

(一) 以《内经》原文为主。在学习《内经》原文过程中，要注意做到下面几点：

1. 在《内经》一书中，有些内容的文字相同，其实质却不同，如《素问·气穴论》中“肉之大会曰谷，肉之小会曰溪，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的“大气”一词，是指人身的“正气”，而《素问·热论》中“……厥阴病衰，褰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的“大气”一词，则是指人身的“邪气”，还有《素问·五运行大论》中“大气举之也”。

的“大气”一词，则又是指的“空中大自然之气”；又有些内容的文字不同，其实质却又是一个，如《素问·诊要经终论》中“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的“卵”字，和《灵枢·刺节真邪》中“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而下流于睾”的“睾”字，均是指人的“阴丸”，今谓之“睾丸”者是也。因此，学习《内经》原文，决不能停留在文字表面上，必须深入到医学的实际内容里面去。只有深入到了医学实际，才有可能把握住它的实质，从而对它加以正确的利用。

2. 在《内经》的文章里，每句都有一定的含义，每段又有一个总的精神，而在每章之中仍然有一个总的精神。学习《内经》原文，既要一字一句的读懂，又不能把文章弄得支离破碎而必须掌握其全体精神，否则，是掌握不好的。如《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载“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一段，其“五藏受气于其所生……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三句为正文，“传之于其所胜”一句是借宾定主之衬文，而主要精神则是说：五脏受病气于己所生之脏，照疾病的一般传变之次，当传之于其所胜之脏，其不传其所胜而舍于生己之脏，死于其所不胜之脏，则为“子之传母”的“逆行”，其病子传母，三传至其所不胜而死，故下面混入正文的一句古注语称其曰“逆死”。若撇开整段的主旨，而把它分裂成一句一句的去读，是不能读好的。

3. 《内经》一书，是一部古代医学著作，也是古代一部文学著作，故古代文学家多有研习《内经》者。《内经》文字流畅，文章结构严密，文句都有规律性。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一段，只要留心一下其中“上下”、“男女”、“道路”、“征兆”的文例，就可发现其“能始”二字被王冰释为“谓能为变化之生成之元始”而把其“能”字作为“能够”之“能”是不正确的。能，在古代可借作“台”字，《史记·天官书》说：